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崔德华

(山东大学 马列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之后,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睿智地认识到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音与光明,还会有无数突出或潜在的危机和风险。他的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安东尼·吉登斯;风险社会;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7)03-0026-(0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现在,人们在日益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舒适与便捷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目睹了全球化所蕴藏的无数显性或隐性的风险。针对这一现象,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的论断。此后,“风险社会”就逐渐成为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强势话语,其中,成就斐然的是被誉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吉登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在《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等一系列著作中,立足于全球化的大背景,结合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和风险,以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视角,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制度性的解读和建构。本文试图对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理论对正积极活跃在全球化舞台之上、国内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与冲突并存、危机与风险交织的中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便更好地克服现实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化解危机和风险,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风险概念的二维解读: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

在分析风险社会时,吉登斯首先对风险进行了追根溯源,他认为,在16、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就已经存在了,那时西方探险家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用风险这一概念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在他看来,风险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第一是探险家们前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第二是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的活动。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发展的中世纪时期,虽然人们的命运多灾多难,存在着种种危险,但那时并没有风险的概念,而且,在任何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的观念。那时,各种危险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或命运使然。他认为我们必须将两种风险概念,即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区别开来。所谓外部风险是指“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而人为制造的风险“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1]22},同时,它“也是由于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进步造成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2]195}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在工业社会存在的头二百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方面的风险)可以称为“外部风险”。后来,

[收稿日期] 2006-11-20

[作者简介] 崔德华(1977-),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马列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业主义的深入、科学技术的推进、全球化的进展、现代性的延伸,在反思现代性的条件下,各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显在或潜在的风险出现了,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风险。更重要的是,“外在的风险”尽管有时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这种风险因司空见惯而广为人知,具有广泛的可预料性,因此,人们可以找到其发生的规律,甚至能够对其进行精细地计算,并有效地预防和规避之。而“人造风险”则是一种新的风险形式,与“外部风险”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是人们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它在给人们带来便捷和舒适生活的同时,也蕴藏着不少不确定性、矛盾、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我们了解世界知识的增多、我们产生信息的劲头,都创造了新的风险形式,即“人造风险”,而它们却是我们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也是无法按照传统的方法和时间序列进行估计的。最后,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应用,“外在的风险”日益被“人造风险”所取代,而且“人造风险”越来越被推广到世界的角角落落,具有了广泛的全球性。可以说,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就是那种“人造风险”。更可怕的是,它造成了我们曾经认为是稳操胜券的一个问题却常常显得捉摸不定了,知识似乎使我们不再抱有一个积极的信念,即我们能够估计所面临风险的程度,从而有备无患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应用,全球化的不合理推动,使风险的类型越来越表现为难以预料,所带来的后果也日益严重。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社会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阶段。

二、风险的二元解析:消极的后果与积极的动力

与乌尔里希·贝克一样,吉登斯并没有像其他社会学家那样,要么完全否定风险的作用,一味认为风险是消极的,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安,阻碍了社会发展;要么过多地强调风险的积极作用,认为风险的存在是十分有益的,不必惊慌失措。他辩证地认识到风险的双重作用,既看到了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更认识到了风险绝非一无是处,在一定程度上,它又可以看作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

(一) 风险的破坏性会带来消极后果

在其诸多著作中,吉登斯用大量的篇幅,浓笔重彩,对“反思现代化”阶段的现代性和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

双重现象,现代性和全球化会造成另一种后果。“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3]6}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总的风险,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的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高度现代性的世界是充满风险和危险的社会。他甚至认为现代性可以导致高后果的风险。这类风险就是全球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半个世纪前,人们尚未受到这种威胁的煎熬。这种风险是现代性的黑暗面,它与现代性如影随形,随现代性的持续而持续。也就是说,社会与技术变迁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它就会存在多长。在他看来,风险又是不可预测的,要对人的错误或破坏性的风险做出令人信服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对此,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他在反思现代性的危险来源时,明确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进一步从七个方面勾画了现代性的风险景象:“第一,高强度意义上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构成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第二,突发事件不断增长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第三,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危险。第四,影响着千万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第五,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风险中的“知识鸿沟”不可能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变为“确定性”。第六,分布趋于均匀的风险意识:我们共同的风险已为广大的公众所了解。第七,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意识:就采用专家原则的后果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3]109-110}在他看来:“我称之为风险强度的东西肯定是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可怕的外表’的基本要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3]110}现代性带来的风险所造成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小面积、小范围或某个地区和国家,如果不对其进行积极地应对,它极有可能转化为可怕的世界性的灾难,使每一个人、所有的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来,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难逃风险的袭击。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通讯交通等变得更加便捷与快速,使得每一个生活在

“地球村”的人,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里的风险降临时,都毫不例外地被牢牢地罩在风险的“铁笼”之中。

(二) 风险中孕育积极动力和新的起点

对于风险的后果,吉登斯认为,一方面,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危机和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机制,为社会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提供了难得的动力源泉。在他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风险的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风险是一个致力于社会变化的推动力,这样的社会想要决定自己的未来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自然界的反复无常。”^{[1]20}而且,“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4]16}

现代性的发展、全球化的扩张、科学技术的推进,带来的不只是灾难、危机和风险,与之相伴随的是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让人们感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气象,沐浴着便捷、舒适生活的和风细雨,享受着新的体验和幸福感。同时,风险也意味着新的机会和起点,风险并不总是让人悲观失望,就“人造风险”而言,它或者是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善,或者是由于人们未能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等诸多原因造成的,但是,通过人类知识的逐步积累,认知能力的提高,对风险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就可以不断提高风险意识,切实增强抵御风险的本领,减少风险的机会,降低风险的损害程度,减少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危害,推动社会安全、健康、良性、有序地发展。

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因此,吉登斯提出“我们在新世纪,对在机遇和风险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责无旁贷。”^{[2]176}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潜在的,特别是那些潜在的风险等同于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光亮之处,甚至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应该辩证地、理智地看待风险,积极地把不利的风险转化为有利的风险,反思风险之酝酿、爆发的诱因,建立健全应对风险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变不利为有利,化风险为机遇,那么,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风险就有可能成为孕育希望的良好机会。

三、应对风险的态度:积极地卷入与参与

在“反思现代性”的阶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绝不局限于某个传统的民族国家之内,而是迅速地扩展到全球各处,正如贝克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和风险,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应当何为?是惊慌失措、茫然无顾,还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是盲目乐观、置之不理,还是理性对待、泰然处之?对此,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适应性反应说。在他看来,可能的适应性反应有四种:“第一,就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第二种态度就是持久乐观的态度。它实际上坚持启蒙主义的态度,一种持之以恒的对天意理性的信仰,而不论当前威胁我们的是什么。第三种则是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第四种是激进地卷入,也就是要对那种针对已觉察到的危险之根源的实践性搏击。采取激进卷入态度的人认为,尽管我们受到严重问题的困扰,我们仍然能够而且应该动员起来以降低它们的影响或者战胜它们。”^{[3]118-121}而他本人对风险所持的态度是,在风险来临时,要激进地卷入、积极地参与。他理智地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要积极地规避、应对风险,更要勇敢地承认和面对风险,而不是采取妥协或逃避的态度,要富有冒险精神,参与到风险中去,只有这样做才是创造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的最积极、最正确的态度。

吉登斯强调,对待风险不仅要有积极的态度,更要具备应对风险的本领和能力,“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4]176}只有具备应对各种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危机和风险的本领和能力——不仅个人,而且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尤其是政府更要以身作则,切实增强抵御风险的本领,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极具破坏性的风险的冲击,把风险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为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安全、合理的平台。

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吉登斯在继乌尔里希·贝克之后,对现代性和全球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睿智地认识到了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福音与光明,还会有无数难以避免的危机和风险。他的风险社会理论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因而极富启示性,对中国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当今的全球化,不

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是风险的全球化。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和时代,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目前,中国国内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旧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突如其来,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风险和危机的威胁,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矛盾与冲突交织,危机与风险并存。同时,中国正活跃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带来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还会受到意识形态多元化、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风险、生态环境恶化、信息网络安全性低等方面的威胁。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些矛盾和冲突,化解危机和风险,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抵御危机和风险的教训,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机制。

其次,由于风险日益突破本土化,其敏感的触角几乎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风险的影子随处可见,其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愈来愈严重,如果单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广泛地整合各个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走全球合作共同治理之路,以多主体、多渠道、多元化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

再次,要进一步树立风险意识,培养风险观念,提高应对风险的本领,特别是各级政府要在风险管理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勇敢地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挑战。这就要不断建立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也就是“要加强风险管理研究,探索风险控制的基本规律,构建一套集风险预、防、救、建于一体,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依法运行、成本低廉,具有现实适应性、前瞻性的风险管理体系。这套风险管理体系

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分析系统、风险控制系统、风险补偿系统。”^[5]还要加强对风险的预防,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一整套防患于未然、灵活多样、运行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积极规避风险、化解风险、治理风险,变风险为机遇和新的起点。

最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风险,与传统的、常态的风险差异性日益增大,越来越表现出非常态性,越来越难以预测,因此,就需要建立健全风险的常态与非常态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更加理智地认识、分析、应对、解决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综上所述,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分析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在他看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危机和风险也随之被推进到“地球村”的每一处。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福音,它也带来了无数的风险,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带进了全球范围的风险威胁之中,这让人们对全球化的前景既期待又满怀焦虑,既憧憬又担忧。这对积极行进在全球化舞台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纳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接受现代性的熏陶,经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洗礼,勇敢地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的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在势如破竹的全球化浪潮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 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 尹宏毅,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3]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4]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 周术国. 风险社会与提高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J]. 党政干部论坛,2005(8):14.

[责任编辑:王继洲]